

女刑警探秘手记——「天之谜」系列
『我不想将这些秘密带进棺材，仅此而已……』

天锁

TIAN SUO

桑尚 著
中国第一女开锁人
的惊险人生



网络连载原名

《女开锁人》

隐藏在古匣中的惊天秘闻

沈阳惊现神秘地宫
考古专家死于非命
开锁神匠离奇失踪
健门女传人
一线女刑警、东北盗王云集
破解嗜血双龙壁锁
亲探故宫古匣之谜

天锁

桑尚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锁 / 桑尚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399-4536-1
I. ①天… II. ①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99385号

书 名 天 锁
作 者 桑 尚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芯 伊 王红依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185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536-1
定 价 2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隐市开锁人 1

- 第一章 鸳鸯交颈缠心锁 3
- 第二章 双色玲珑玉貔貅 16
- 第三章 东北盗王黑老五 31
- 第四章 破解嗜血双龙锁 50

第二卷 地宫奇旅 63

- 第五章 三十六环游丝锁 65
- 第六章 巨蚌银珠归藏锁 77
- 第七章 霸王锁连绵绝丝 92
- 第八章 黑走狗与黑游蛇 109

目录

CONTENTS

第九章	地键骨断破蛇门	128
第十章	游土流沙黑飞鹰	140
第十一章	巧解天宫格杀阵	168
第十二章	七恨门内现干尸	190
第十三章	裂瓣得盘出地宫	204

第三卷 青岩圣境 223

第十四章	墨文堂盘藏疑云	225
第十五章	青岩圣境内纹刻	245
第十六章	月夜论盗入圣境	261

第一卷

隐市开锁人



两条盘龙惟妙惟肖，异常精致传神。每条龙的龙头都凸出底板表面半寸有余，龙嘴大张，獠牙外露。在龙嘴相对的位置，又镶着一颗圆滚滚的玉石珠子。

第一章 鸳鸯交颈缠心锁

我叫楚轻兰，女，未婚，1989年3月26日出生，吉林省长春市人。

我自幼没见过父母，一直跟着爷爷长大。听他讲，父母刚生下我，就随出国大潮去俄罗斯淘金，此后再也没了消息。对于他们，我唯一的印象，就是相册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瞅着那对儿我应该叫爸妈的男女，似乎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一些。

爷爷从小对我非常溺爱，舍不得让我受一点苦。他不上班，也很少出门，但家里又不缺钱花，我的一般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当时我并没觉得奇怪，反正我的童年跟其他孩子比起来，好像也差不多。

唯一让我好奇的是，平时总会有不少陌生人来家里找爷爷。他们背着大包小包，穿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戴大盖帽的警察，和一些脑瓜皮锃亮、膀子上文龙画虎的家伙。每个人对爷爷都是毕恭毕敬，但神色里却透着焦虑。

一到这时，爷爷就会让我出去玩，然后领着那些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又紧紧关上门。我不知道他们在嘀咕什么，就坐在院子里摆积木。忘记说了，早些

年我家住在郊区，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

通常过不了多久，陌生人就会背着包裹兴冲冲地离去。偶尔，爷爷也会跟出来，抱着我说：“好好看家，爷爷要出几天门。”我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但也不去问，因为我习惯了。

几天，甚至十几天后，爷爷会突然风尘仆仆地回来，然后，我就能吃到他最拿手的红烧肉了。平时我总猜，爷爷是去赚钱了，但从从不认为他是去做坏事，因为他是我的爷爷，他对我真的很好。

糊里糊涂长到十六岁，我初中毕业了。因为学习不好，我没有考上高中，每日就闲在家里，或者和同学出去四处乱逛。爷爷虽然没说啥，但老是皱眉头，我知道他是在为我着急。

记得那是2005年元旦，长春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天冷得嘎嘎的。当晚，爷爷做了满桌子好饭菜，还烫了一壶老白干。我吃得满嘴流油，可他却不怎么吃，只是慢慢吧啉着杯中酒，时不时瞧我一眼。我抓着一根鸡腿猛嚼，歪着脑袋问他为啥不吃饭。

爷爷叹口气，说：“丫头，爷爷不能养活你一辈子啊，你现在啥都不会，以后可咋生活呢？”

虽然当时我年纪小，但也想到这个问题，是啊，爷爷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呢？我立刻抓住他的手，说：“爷爷，您一定长命百岁。要是您得病了，我就给您喂饭喂药、端屎端尿。”

爷爷“呸”了一声，“这虎丫头，没看正吃饭呢嘛，净说些埋汰事儿。”说完，又笑呵呵地摸我的头。

我马上开心起来，说：“爷爷，要不我去外面打工吧，也好学些手艺挣点儿钱。”

爷爷突然放下酒杯，看着我的眼睛，他双手扶住我的肩膀，严肃地说：“丫头，爷爷传你一门手艺吧，以后就是我不在了，也保准你饿不死。”

“啥手艺？”我一下子来了兴趣。

爷爷嘿嘿一笑，啥也没说，只是让我出去把门上的铁挂锁拿进来。那把铁



挂锁很大，足有两三斤重，用得有些年头了，上面结满了红红的锈斑。

爷爷伸手接过，用袄袖子随便蹭蹭，上下颠了颠，扣死后，拔出钥匙放在桌上。他从牙签盒里抽出一根牙签，扭脸跟我说：“丫头，看好。”他微微眯起眼睛，跟穿针引线似的，将牙签一头儿慢慢插进锁孔，拇指和食指捏住另一头儿，轻轻一搓，然后再轻轻一搅，咔嗒一声，锁，竟然开了。

我惊讶地叫出声，急忙抓起挂锁仔细瞧着，没有什么特别的，又捏起那根牙签，轻轻一掰，咯嘣一声就折断了。

看我摆弄不停，爷爷抿了口酒，慢慢地说：“这门手艺是咱老楚家的家传，一向是传男不传女，可惜你爸妈……”说到这里，他忽然沉默了，握着酒杯的手紧了紧，神情有些黯然。

我使劲摇他的胳膊，“爷爷，快教我，太好玩了。”当时，我完全被爷爷神奇的技艺所吸引，根本就沒留意他在说什么，也就错失了一次了解我父母的最好机会。

爷爷点点头，说：“再让你看一手。”他拉起我的手，慢慢走出房间。

外面很冷，小北风嗖嗖地刮着，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在月色下反射出淡淡的白光。我的那辆红色捷安特 24 自行车就靠在墙角，车身挂满雪花，后车圈上套着一把大大的 U 形锁。

我们踩着积雪咯吱咯吱走过去，到了自行车近前，爷爷伸手从我头上摘下一只发卡，轻轻一掰，拉成一个长条形状。他蹲下身子，左手托起 U 形锁，右手抹去上面的积雪，说：“看好。”他把发卡慢慢插进锁孔，微微一晃……

神奇的一幕再次发生：咔嗒一声，那把锁应声而开。

天哪，太牛了吧！我彻底被爷爷震住了，从没想到他竟然会这样的神奇手艺，比电视里的魔术都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爷爷背着手走回屋中，我一步一回头地跟在后面。坐定后，还没等我说话，他突然问我：“咋样，想学不？”

“想。”我猛地跳起来，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说，“爷爷快教我，兰兰学会了，以后就饿不死了。”



爷爷微微一笑，推开我坐回椅子。他歪头盯着我，慢慢地说：“学这门手艺要吃很多苦的，你可得想好喽。”

我立即站起身，认真地说：“我不怕吃苦，我是老楚家的孩子，既然没有兄弟，就绝对不能让咱家的手艺失传。”

爷爷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我，微微点头，与此同时，两个手腕贴在一起磨蹭了几圈。突然，他两手虎口相对，用力一掐，然后一分。咝啦一声，他好像摘手套似的，从两只手掌各揭下一层皮。

我吓了一跳，刚要开口去问，爷爷却摇摇头，淡淡地说：“没事儿，那是外头的一层假皮，你好好瞅瞅我这双手。”他把那两层假皮随便撇在桌上，双手平伸过来。

我低头一看，立刻愣住了。

估计是常年套着假皮，爷爷的手掌有些特殊的泛白，也并不太粗糙。但可怕的是，他的掌心 and 十根手指上，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各样的印痕，似乎都是皮肉塌陷造成的。有长条状、有圆环状、有三角状、有U形状，甚至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凹坑。那些印痕的颜色几乎跟肉色一致，边缘十分平滑，分布特别规律，但两手却各不相同，似乎是有意刻制出来的。

我张大嘴巴，傻看了半天，心里的好奇感膨胀到极点。我实在弄不懂这些印痕究竟代表什么，爷爷为啥非要将它们刻在手上。

爷爷两只手使劲搓了搓，斜着眼睛，语气怪异地问我：“瞧见没，这就是学咱家这门手艺的代价。”

妈呀，太吓人了！我顿时觉得后脊梁沟嗖嗖冒凉气，这哪里是学手艺，分明是自残嘛！但我转念一想，既然忍痛在手上刻印子，那肯定有它独特的用意。于是，我安静地坐在一边，等着爷爷继续讲下去。

爷爷轻轻摸着手掌，慢慢地说：“老话儿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讲的是造锁匠人制造锁的时候，会配合着造出一柄对应的钥匙。除了用这把钥匙，这把锁是没法打开的。特别是那些早年间由高手匠人制造的用于墓葬防盗、藏珍防窃的名锁、怪锁，更是结构复杂、千奇百怪，充满销器机关。”



说到这里，爷爷抓过桌上的那把铁挂锁，随便摆弄了几下，又说：“可万事万物都讲究个相生相克，也就是一物降一物的理儿。既然有人造了锁，自然就有人琢磨着要把锁打开。咱们这行虽然是开锁的，但按照旁门大排行，毕竟还是贼，叫得难听些，就是小偷儿。”

我看着他，点点头，心里想：怪不得呢，原来爷爷是开锁人，不过这个“小偷儿”可真是不太好听。

爷爷咽了一口酒，继续说：“其实，不用原配钥匙开锁的手艺，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最早起源于盗门，属于盗术十八绝艺中的一种。顶尖儿的盗术，讲究的是‘窃不遗痕，盗不留踪’。也就是说，你偷了别人的东西，别人还不能发现。在盗术里面，开锁是最主要的一种本事。开锁术后来由唐朝初年的神偷侯七爷发扬光大，逐渐脱离盗门，成了单独一个门派，又叫键门。”

我愣了愣，好奇地问他：“剑门，为啥取成这个怪名儿，开锁还要使宝剑吗？”

爷爷失声大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净打岔。这个‘键’字，在古语里，就是锁的意思。”

我有些不好意思，可还是觉得挺纳闷，好好一把锁头，为啥要叫键呢？老祖宗可真逗。

爷爷接着说：“开锁人从事着一种破解他人机关的行当，‘以己之心智体能，破彼之奇淫技巧’，这需要下的工夫可就大了。要想成功开锁，讲求的是眼到心至，神聚意凝。一个优秀的开锁人，必须做到眼、手、心的合一，把身心全部潜能都投入到眼前的锁具中，绝不能将它看成一块冰冷的死物，而要当做一种生命来对待，以心敬之，以意取之。你眼里手中的锁，不是一块死物，而是一条活生生的命，你要尊重它、敬畏它，想尽一切办法让它顺从你、归服你。”

见我听得入神，爷爷微微点头，又说：“天下开锁人数以万计，彼此师承各异，然而万流归宗，却尽数归属键门。不过键门发展到后期，也经历了一场大风波，逐渐分成两个最大流派，虽然都是开锁，但各自的专攻方向却又不



同，主要体现在开锁的手段上。其中一派叫武解，是用外界强制力进行拆锁，说白了就是损坏锁芯，达到开锁目的；另一派叫文解，讲究的是利用技巧和工具进行解锁，而不破坏锁芯本身，解锁之后，这把锁还可以继续使用。”

听爷爷讲到文武两派，我感到特别有趣，怎么跟武侠小说似的，那会不会还有啥秘籍呢？

爷爷声音渐渐大起来，“武解派拆锁之后，虽然锁头看似完整，但操作起来，做不到开锁无形，后来渐渐也就没落了。流传到今天，据我所知，也就是杭州的老孙家还在从事。而你爷爷我……”他顿了顿，慢慢地说，“而你爷爷我，就是文解一派的传人，放眼全东北，咱们老楚家还算是响当当吧。”

说到这里，爷爷脸上浮现出一种异样的高傲神色，他偏头看向窗外，似乎沉浸在对那些辉煌往事的回忆中。

见爷爷沉默不语，我也没有去追问，只是默默回味着他刚才所说的每句话，原来我们家是一个开锁世家，还那么出名，可爷爷为啥从来都不告诉我呢？

过了半晌，爷爷突然扭回头，叹口气，说：“可要真正做到解锁无形，吃的苦头就大了。拿我这双手来说吧，这上面的痕迹都是早年你……你……都是早年刻上去的，为的是牢固掌握手中的解锁工具，保持两者之间紧密贴合。”

说着，爷爷捏起桌上的半根牙签，“你看。”他轻轻往右手食指一搭，牙签恰好陷进他指肚中一条细长的沟回内，左右晃动几次，仍旧紧紧嵌在里面，竟然没有掉下来。

爷爷向我摊开左手，说：“兰兰，你把发卡通进我手掌的小洞里，品品是什么感觉。”

我掏出那根被他捋直的发卡，在他掌心正中选了一个小洞，因为怕他疼痛，只是一点一点插进去。约莫插入半厘米，我感觉碰到一种硬物，稍微用力点了点，里面传出咯咯的声音。

爷爷一笑，说：“不用敲了，那是骨头，这个小坑一直穿到骨头上。某些开锁工具需要极其细密的感受，单靠肌肉是不够的，必须用骨头作为传导，指



引开锁人进行解锁。”

我吓得立刻撒手，就见那根发卡直挺挺地立在爷爷的掌心，好像平白生长出来的。爷爷五指快速动了几下，发卡像射箭一样跳出手掌，啪嗒一声落在桌面。

望着爷爷那双手，我吞了口唾沫，实在无法想象，为了这门手艺，他曾经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摊开自己白嫩的手掌，我咧咧嘴，要是像爷爷那样弄出好多印子，该多疼呀。还要不要学呢？最初的神奇之感，逐渐被畏惧的心理吞没。

看我这副模样，爷爷立刻猜出我的心思，他笑着说：“丫头，我也不难为你，学还是不学，你自己合计着来。其实，你要只想图个安身立命，随便学点皮毛也就够了。现代锁都是机器加工制造，锁芯简单得要命，开解这样的锁具没有任何难度。真正难的是那些古锁，比如慈禧太后的联机皮纹锁、汉阳墓中的穿穴兽骨锁，没有这样一双手，根本就解不开。”

我听不懂这两个怪锁名，就问他：“爷爷，那都是什么锁，是不是您也开过啊？”

爷爷皱皱眉，似乎有些不耐烦，摇着脑袋说：“都过去了，现在提起来也没啥味道。不过，你可得想清楚喽，到底要不要学开锁。”

我低头琢磨片刻，虽说手上刻印子挺可怕，但是爷爷也说了，简单学学就能养活自己，况且这门手艺实在很神奇，要是学成了，似乎也挺好玩嘛！

想到这里，我立刻模仿电视里拜师学艺的样子，扑通一声跪在爷爷面前，双手抱拳，恭恭敬敬地说：“爷爷，我要学，请您教兰兰吧。”说完，我又砰砰地磕了两个响头。

爷爷先是一愣，随后哈哈大笑，他一把将我抓起，说：“咱门里不兴这套虚头巴脑的玩意儿。起来，起来，地上怪凉的。”他在我双膝上轻轻揉揉，又紧紧攥住我的双手，看着我的眼睛，语气很深沉，“丫头，从今天起，爷爷就正式收你为北派键门第二十九代弟子。至于你能学到多少，就看你个人的悟性了。”



我使劲点头，大声说：“爷爷，放心吧，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从第二天起，爷爷就开始传授我一系列开锁的技巧和法门，又给我介绍了中国几千年来各种古锁、怪锁的历史典故、原理性能和开解方法。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很多锁头，让我一个个地演练，又手把手地解说指导。

不知不觉四年过去了，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觉得当时市面上的锁头已经挡不住自己了。

那天下午，我刚从市场买菜回来，爷爷就把我叫到里屋，说要检验我的学习成果。他将一把古怪的锁头交给我，让我尝试着在最短时间内进行开解。

这把锁头由黄铜制造，有成年人手掌那么大，外形是一对交颈鸳鸯，黄铜巴绿眼睛，做得相当逼真，好像活物似的。两只鸳鸯胸脯交接处有一扇黄铜合页进行锁扣契合，可以左右扳动，一旦合拢，左边鸳鸯胸部的锁眼中会自动弹出探柱，插进右边鸳鸯胸部的锁眼。探柱表面布满螺旋形沟回，与锁眼内部纹理完全吻合，这把锁就彻底锁闭了。

爷爷告诉我，这是明清时期官宦之家流行的藏珍用锁，学名唤作鸳鸯交颈缠心锁。探柱的螺纹与锁眼的纹理彼此对应，代表双心合映，据说是清初一对夫妻开锁匠制造。早年家里祖辈曾用此锁检验爷爷的技能，当时他只用了半炷香时间就成功开解。虽然是前朝古物，但结构还算简单，开解难度不是很大，以我现在所学所会，应该不会超过三炷香的时间。

听爷爷这么说，我也就不再紧张，马上开始着手准备。

开锁和中医问诊号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其中“解键三字诀”分别为“望、听、搭”。

望，就是用双眼观察。从锁身的外形开始，进而到锁眼的大小和采用的材质，然后利用键门独有的窥芯镜，观察锁芯内部的锁柱、咬齿、坠针、牵机线等主要构件的排布形态，从而做到心中有数，选择适合的开解工具和将要采取的手法。

听，就是利用拨轴探针或者挑芯挠针，深入锁眼内部，进行划拨挑动，从



接触物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锁芯的质地、构成和嵌合方式。据此，对手中现有的工具进行有效改动和增删。

搭，则是整个开锁预备过程中的最重要环节。当前两个步骤完成后，开锁人要将双手搭放在锁具之上，实质性地以皮肤、肌肉和骨头的触觉去进行感受，务必要以虔诚之心去品味锁具的生气与灵性，然后将选择好的工具进行手模对应。所谓手模，就是印刻在开锁人双掌内的那些痕迹，都是结合千百年来开锁奇人研制的工具形状进行刻画的，一共分为四大类，二十八种，分别印制在双手的不同位置。每个印痕刻画的位置选择，要结合工具的特殊性能和双手不同部位的功能。甚至在一些指掌关节连接处，都有着独特的作用。而且这种刻画要求十分严格，一旦失误，皮肉受到破损，哪怕长好之后另行刻画，也会让开锁的效率大打折扣。

通过以上三个步骤，我发现，这把鸳鸯交颈缠心锁是典型的双金合铸锁，最外层由半厘米厚的黄铜包裹，里面套嵌着铁质锁芯。

听爷爷说过，如果采用两种以上金属铸成的锁具，一般都是有些难度的，主要是因为不同金属各具独特属性，在破解过程中需要多种相对应的手法和工具配合进行开解。多金属合铸锁还不算最奇特的，听爷爷说，他见过的最复杂的锁具是五行锁，取自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之说，利用五种材质制成，内部变幻万千，极难开解。

除此之外，我又发现，由于怕铁质锁芯日久氧化锈灼，锁芯内部最下层还装有一个黄铜制成的小油篓，里面填装纯净的丝绵，采取振动原理，不断渗出鱼油润滑锁芯。

这种锁的弊端在于，要定期换取丝绵、填装鱼油和摇摆震荡，但也正因为如此，拆解工具的勾、拨、划等技术动作会因为润滑和咬齿在震动中的位移而带来走形，这就需要开锁人具有极其稳定的双手和超于寻常的耐心了。

一切准备就绪，我自觉有九成把握，便马上动手开解。

我先取出一根形似镊子的细长黄铜分芯夹插进锁眼，分别顶住锁道两侧内壁，将其牢牢固定，避免鱼油润滑和咬齿震动，然后将一根前端带有细小倒钩



的银质挠针探入锁芯，左右敲碰触击几下，听着里面发出的微微响动，迅速找准探柱的前端位置，轻轻下移，滑到咬齿的夹缝内，慢慢挑动咬齿脱离探柱。

操作过程中，我发现里面安置有一片八轮咬齿，八片凸起的齿片形状不一，在锁闭时，会分别嵌进探柱的八个对应齿坑中，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些。

我小心谨慎地操作着，用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我就挑开了三枚咬齿，按照这个速度，应该可以在三炷香的时间内完成开解。

看到时间充裕，我的信心更足了，觉得那些古锁也不过如此嘛。然而就在我挑拨第四枚咬齿的时候，手里猛然感到锁具内部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原先挑开的咬齿再次齐刷刷地嵌进了齿坑，后面未挑开的五枚咬齿也全部发生左右横移，与探柱的咬合面改变了形状。

“哎呀！”我忍不住大叫，脑门的汗水立刻就冒了出来。

我猛地想起爷爷曾经说过，这应该是锁具中的错齿现象。为了防止外力解锁，高手匠人在制锁过程中，会在每片咬齿的底部串接上一条细细的金属引线。如果不是用钥匙开启，引线会在咬齿脱离探柱一定时间后自动回缩，牵动锁芯的纵轴，造成锁芯内部构件发生各种形变。此时，必须先行阻止破坏引线，然后再进行重新开解。

想到这里，我心里发急，用袖子抹了抹汗，抬头望望爷爷。他正眯缝眼睛瞅着我，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我脑子一转，立刻就猜出，爷爷肯定是故意没有在事前告诉我这点，看来是有意要考验我的应变能力了。我再回头朝桌上香炉望去，第二炷香燃烧过半，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咬咬牙，心想不能让爷爷失望，决定从头再来，便从挎包内取出一根极细的驴胶丝。驴胶丝是一种开锁人必备的工具，据说是用山东最好的驴皮熬制而成，里面按比例渗进了铅粉，又经过反复漂煮，不但异常结实，而且柔韧性十足。

我在驴胶丝中间打了个小扣，仔细绕在挠针尖端，慢慢插入锁眼，轻轻挂

